

北國周末

迪赛制药
荣誉设立
(200万元)
迪赛
(河山胸腺肽)
细胞免疫
防病治病

这是一场看似浪漫实则辛酸的婚礼，这是一场看似平淡实则意义深远的婚礼。在全国人民抗击非典的非常时刻，这场非常婚礼演绎出人间浓浓的真情和深深的爱意……

网络婚礼，三地情相牵

2003年5月2日，一场旷世的网络婚礼如期在北京小汤山医院、石家庄市和唐山市农村三地举行。

新郎在石家庄市，设在这里的婚礼会场是主会场。当天上午11时35分，河北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红梅女士客串司仪，在石家庄婚礼会场高声热烈地宣布：“我宣布，婚礼现在正式开始！”

在婚礼进行中，高大英俊的新郎和身着军装一头短发的漂亮新娘，手捧鲜花分别从石家庄、北京“走”到一起。新郎、新娘四目传神，举手互贺，却不能拥抱，因为二人是通过网络，进入电视画面相见的。石家庄主会场设在石家庄通信分公司，电视会议室布置得分外漂亮，大红的“喜”字，缤纷的气球，盛开的鲜花和象征“胜利汇合”的“V”字布局，使婚礼现场别有意义。

北京小汤山医院生活区会议室里，新娘的亲友、同事和前来祝贺的同事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同样的喜庆画面。

唐山市滦南县柏各庄镇赵各庄村，新娘的父母和亲人们坐在屋里，通过电视画面看到的是女儿和女婿依依站在一起的结婚场景。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女儿在北京，女婿在石家庄，新娘的家人通过经互联网和电视网络剪辑的画面，无论如何不会相信女儿这场婚礼是虚拟的。

乐声悠扬，婚礼仍在继续。新娘叫史少蕊，新郎叫曹磊。今天是他们的大喜之日，然而他们却身居两地，新娘史少蕊在北京小汤山医院抗非第一线，新郎曹磊在河北石家庄市。双方的同事、亲朋好友，此时此刻，都用别样的方式守候在电视屏幕前，通过可视电话见证着这对新人不同寻常的婚礼。

班时间，双休日，他们一起逛家俱城，逛商场，购买结婚用品。曹磊的家人更忙。为了迎接未来的儿媳妇，曹家几乎是全家出动，装修、布置新房。曹磊的姐姐曹贝带着即将过门的弟媳少蕊，考察了几家美容店，为少蕊设计出了一个与婚纱相配的美丽发型，把弟弟和弟媳结婚的喜悦气氛早早地带到了家。

虽然史少蕊的家远离石家庄市，且母亲史素芬身患癌症，但得知女儿即将步入幸福的婚姻，心里甚是欢喜。天下父母一颗心，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个很好的归宿，史妈妈不顾病体的虚弱，为女儿做了四床新被。

曹磊和少蕊共同憧憬着美好的婚礼上那幸福时刻。

经过半年的筹备，该准备的东西都已备齐，两家人都在期待着“五一”节的到来。

幸福的事情似乎总要经历一些磨难。2002年12月，一种叫“非典型肺炎”的传染病侵入中国大地后，慢慢地肆虐起来，最终达到了疯狂的传染程度。进入今年4月份后，电视里、报纸上，每天都播放着“非典”病例的增加数，死亡率。抗击非典迫在眉睫，成了全国人民义不容辞的职责，医务工作者首当其冲。

作为军人，史少蕊和千万个护士一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准备随时出击，为抗击非典而尽心尽力。

4月份，北京进入了“非典型肺炎”的发病高峰期，每天一百多人被染上非典。北京各大医院已超负荷，“非典”医院——小汤山医院向全国发出告急。4月25号，坐落石家庄市的解放军白求恩和平医院开始筹备成立一个医疗队，前往北京支持非典工作。

“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军人出身的史少蕊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报名后的史少蕊并不后悔，但

迟，非典不容延。在曹磊眼中，少蕊不仅仅只是他未来的好妻子，更是一名出色的军人。

采访时，曹磊激动地对记者说：“我知道，少蕊是一名很出色的军人。她参加过1999年建国50周年大阅兵，2002年又获得‘全省护理操作能手称号’，这次经中央军委主席批准，全军各大单位紧急抽调1200名医护人员组成白衣大军，支援北京市非典型肺炎收治定点医院，她荣幸地成为其中一员，作为军人的她义不容辞，作为军人家属，我大力支持！”

带着曹磊及战友的支持和祝愿，4月27日中午12时，史少蕊与20多位战友，在队长李亚东的带领下，坐上了赴北京小汤山医院的专车。

车开之前，恋人曹磊再也不顾及众人的眼光，一直俯在少蕊的窗口紧握着少蕊的手，绵绵的情话诉不尽，依依惜别的情愫在两人的目光里流淌。

当队长李亚东吩咐出发时，送行的人群都自动地让出一条路，有

话。曹磊为了不让年迈的岳母担心，也就按少蕊临行时的嘱咐，告诉史妈妈，少蕊去上班了。史妈妈又把电话打到了少蕊所在的医院。少蕊的同事也撒谎说，少蕊去开会了。

10分钟后，少蕊从战友那里知道母亲打电话的事，懂事的她担心母亲的身体就说：“妈妈，我没事的，我正去医院开会呢。”

听到女儿的声音，史妈妈这才算是放心了。

电视婚礼，网络婚礼梦如愿

4月29日下午，思虑再三的曹

妈妈同意了。原来，史少蕊出发前，单位和战友并不知道她要“5·1”举行婚礼，至来到小汤山医院生活区休整准备进入病区时，一同的战友才从她无意的一句话中得知了她推迟婚礼的事。消息立即经战友传播了出去。一时间，史少蕊为抗击非典推迟婚礼的消息在北京军区后勤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为佳话。三方领导被史少蕊无私无畏的精神感动。“越是这样的同志，越是要圆梦。”

能看到远在北京举行婚礼的女儿时，激动得两眼泪花花地说：“我活了50多岁，从没听过，也没见过这样的结婚，没想到这样的事竟发生在我们家里。”

5月2日是个晴朗的天气，北京小汤山医院、石家庄、唐山滦南县的三地互动婚礼图像不断在电视上出现。

婚礼场面十分热闹。当司仪宣布拜堂时，一对新人面对大屏幕深深地鞠三躬，同时，新娘新郎也改口喊对方的父母：“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史少蕊和曹磊通过网络，身各异地度过了人生最神圣的时刻。接下来，双方开始互赠礼物。新郎曹磊拿出一枚精致的钻戒，近在手边，却远在天涯，此时他不能亲自把钻戒戴在新娘的手上，只能看着新娘说：“你完成任务凯旋归来的时候，我一定把它戴在你手上。”

“很抱歉，匆忙中我忘拿礼物了，我就把一句话作为结婚的礼物送给你吧！”轮到新娘送礼物时，史少蕊动情地说：“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的，做你一生不变的新娘。”曹磊听到爱妻真挚的话语，眼圈都红了。

由于婚礼举办在抗非一线，新娘没有穿上婚纱，一身军装的少蕊指着自己对曹磊说：“你看我变样了吗？”“变了，变了，头发变短了。”新郎曹磊连忙说，他知道少蕊留了很长时间的长发，为结婚已经设计了发型，可为了支持“抗非”工作，减少病毒感染，她狠心剪去了长发。

“好看吗？”少蕊俏皮的问。“好看！好一位英姿飒爽的新娘！跟你参加国庆五十周年大阅兵时一样。”

“我们这里还有剃板寸的呢。”此刻的少蕊显得很幸福，很兴奋。

这时，司仪问曹磊：“新郎官，你想少蕊了吗？”“想了，尤其这两天特别想。”曹磊由衷地说。

司仪转头问少蕊：“你昨天梦见曹磊了吗？”少蕊笑着说：“好象没梦见他，昨天前天都在小汤山医院生活区干活了。”

“累吗？”曹磊关切地问。“挺累的。”

“你今晚有班吗？”

“有，昨天小汤山医院正式接收病人，我的战友都已经进入病房了。领导为了能让我参加今天的婚礼，特意批准我婚礼结束后进入病房。”

曹磊的声音有点哽咽了。今晚该是他们的洞房花烛夜，可他的新娘今晚还要进病房。千万种情思只化作一句话：“那要小心点，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等于保护集体。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会

像你一样对待你的父母，照顾他们，你就放心吧。”

少蕊甜甜的微笑着，偶尔情绪有点波动，她背过脸很快就调整过来，又把笑脸呈现给大家：“在这儿非常安全，你们不要太牵挂。”

此时，少蕊的父母就坐在距电视机不足2米的最前排，眼睛有点发红。

接着，司仪宣布新娘的父母说几句话。“少蕊呀，你在那边还好吧……”患有乳腺癌晚期的母亲史素芬，一句话没说完，眼泪就涌出了眼眶。

“少蕊，你在抗非第一线，从事光荣和神圣的任务，用实际行动捍卫一个白衣战士的尊严，说实话，我们放心不下。在那边好好工作，注意身体，不要惦记家里，我和你妈都挺好的，你一定要给咱妈争气呀，我们盼着你，盼着所有的白衣战士都安全回家。”父亲史树弟对着屏幕中的女儿说出这番话后，使劲眨了眨眼，没让眼泪流出来。

一直微笑着的少蕊再也不能抑制不住自己，呜咽地说：“妈，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别忘了吃药。”转了一下头，她又笑了：“妈，我们这儿的条件可好了，防护措施也特别严密，非常安全，别惦记我。”少蕊的父母和乡亲们的眼睛都湿润了。

至此，持续2个小时左右的婚礼结束了，没有太多的欢笑，只有说不出的辛酸和苦涩，他们不能共度蜜月，但史少蕊和曹磊还是甜蜜的，他们的婚纱照，他们的微笑，他们的幸福把这种幸福和甜蜜传播给了医院内外很多人。

婚礼结束，新娘进入病房

婚礼结束半个小时后，少蕊立即走上了工作岗位。为了支持少蕊安心地去举行婚礼，她的战友提前一天就走了病房，至今还奋战在抗“非典”的一线，她要来接战友的班。

进入病房史少蕊立即被隔离起来，全副武装：三层防护服，厚厚的口罩和防护帽，还要戴上护镜，在病毒伸手可及，危险四伏的环境里一干就是6个小时。

5月21日上午，记者连线北京小汤山医院，史少蕊所在医疗队李亚东最后深情地说：“少蕊、曹磊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特殊的环境中，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举行婚礼，更有它特殊的意义。同时，少蕊的这种小家顾大家精神也显示了当代军人的素质。”

记者连线史少蕊时，刚刚从病区下班的她说：“虽然累，但能亲临抗非一线救护病人，却很值得。”

是，在“非典”这个凶恶的病魔肆虐于我们的神经和生命的时候，史少蕊放弃了一生最重要的幸福时刻，病房当洞房，医院里度蜜月，与众多的白衣天使工作在抗非前线，为人民的安危筑一道牢不可破的生命防护墙，她的确值得。

史少蕊，你是新时期最可爱的人，你和曹磊的网络婚礼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或网摘。)

非典 金版婚礼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名叫马尔克斯的哥伦比亚人写出那部名扬世界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时，他大概不会想到，进入新世纪后，人类的爱情又遭遇了“非典”……

心里却有那么一丝丝的惆怅。毕竟，自己的婚礼已准备得差不多了，特别是双方的家人，为操办自己的婚事付出了很多时间，前离结婚的大喜之日只有5天时间，如果这时候她出去执行任务，而且是一项不知何时结束、危险性很强的任务，家人特别是曹磊知道后心情会如何呢？然而，任务紧急，史少蕊只好先斩后奏。

虽然史少蕊没有告诉家人和曹磊，然而，当天下午曹磊就知道了史少蕊报名准备前去北京小汤山医院抗非前线。晚上，曹磊找到史少蕊，问她为何不和自己商量一下。少蕊说她准备出发前告诉他，免得他及家人为她担心。其实，曹磊是很支持少蕊的决定的。曹磊是个明白人，非典当前，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共抗。曹磊知道少蕊多虑了，就对少蕊说：“军人就该听从召唤，从谈恋爱起，我就作好了心理准备，去吧，婚期可以推

迟，非典不容延。在曹磊眼中，少蕊不仅仅只是他未来的好妻子，更是一名出色的军人。采访时，曹磊激动地对记者说：“我知道，少蕊是一名很出色的军人。她参加过1999年建国50周年大阅兵，2002年又获得‘全省护理操作能手称号’，这次经中央军委主席批准，全军各大单位紧急抽调1200名医护人员组成白衣大军，支援北京市非典型肺炎收治定点医院，她荣幸地成为其中一员，作为军人的她义不容辞，作为军人家属，我大力支持！”

带着曹磊及战友的支持和祝愿，4月27日中午12时，史少蕊与20多位战友，在队长李亚东的带领下，坐上了赴北京小汤山医院的专车。

车开之前，恋人曹磊再也不顾及众人的眼光，一直俯在少蕊的窗口紧握着少蕊的手，绵绵的情话诉不尽，依依惜别的情愫在两人的目光里流淌。

当队长李亚东吩咐出发时，送行的人群都自动地让出一条路，有

话。曹磊为了不让年迈的岳母担心，也就按少蕊临行时的嘱咐，告诉史妈妈，少蕊去上班了。史妈妈又把电话打到了少蕊所在的医院。少蕊的同事也撒谎说，少蕊去开会了。

10分钟后，少蕊从战友那里知道母亲打电话的事，懂事的她担心母亲的身体就说：“妈妈，我没事的，我正去医院开会呢。”

听到女儿的声音，史妈妈这才算是放心了。

电视婚礼，网络婚礼梦如愿

4月29日下午，思虑再三的曹

妈妈同意了。原来，史少蕊出发前，单位和战友并不知道她要“5·1”举行婚礼，至来到小汤山医院生活区休整准备进入病区时，一同的战友才从她无意的一句话中得知了她推迟婚礼的事。消息立即经战友传播了出去。一时间，史少蕊为抗击非典推迟婚礼的消息在北京军区后勤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为佳话。三方领导被史少蕊无私无畏的精神感动。“越是这样的同志，越是要圆梦。”

能看到远在北京举行婚礼的女儿时，激动得两眼泪花花地说：“我活了50多岁，从没听过，也没见过这样的结婚，没想到这样的事竟发生在我们家里。”

5月2日是个晴朗的天气，北京小汤山医院、石家庄、唐山滦南县的三地互动婚礼图像不断在电视上出现。

婚礼场面十分热闹。当司仪宣布拜堂时，一对新人面对大屏幕深深地鞠三躬，同时，新娘新郎也改口喊对方的父母：“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史少蕊和曹磊通过网络，身各异地度过了人生最神圣的时刻。接下来，双方开始互赠礼物。新郎曹磊拿出一枚精致的钻戒，近在手边，却远在天涯，此时他不能亲自把钻戒戴在新娘的手上，只能看着新娘说：“你完成任务凯旋归来的时候，我一定把它戴在你手上。”

“很抱歉，匆忙中我忘拿礼物了，我就把一句话作为结婚的礼物送给你吧！”轮到新娘送礼物时，史少蕊动情地说：“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的，做你一生不变的新娘。”曹磊听到爱妻真挚的话语，眼圈都红了。

由于婚礼举办在抗非一线，新娘没有穿上婚纱，一身军装的少蕊指着自己对曹磊说：“你看我变样了吗？”“变了，变了，头发变短了。”新郎曹磊连忙说，他知道少蕊留了很长时间的长发，为结婚已经设计了发型，可为了支持“抗非”工作，减少病毒感染，她狠心剪去了长发。

“好看吗？”少蕊俏皮的问。“好看！好一位英姿飒爽的新娘！跟你参加国庆五十周年大阅兵时一样。”

“我们这里还有剃板寸的呢。”此刻的少蕊显得很幸福，很兴奋。

这时，司仪问曹磊：“新郎官，你想少蕊了吗？”“想了，尤其这两天特别想。”曹磊由衷地说。

司仪转头问少蕊：“你昨天梦见曹磊了吗？”少蕊笑着说：“好象没梦见他，昨天前天都在小汤山医院生活区干活了。”

“累吗？”曹磊关切地问。“挺累的。”

“你今晚有班吗？”

“有，昨天小汤山医院正式接收病人，我的战友都已经进入病房了。领导为了能让我参加今天的婚礼，特意批准我婚礼结束后进入病房。”

曹磊的声音有点哽咽了。今晚该是他们的洞房花烛夜，可他的新娘今晚还要进病房。千万种情思只化作一句话：“那要小心点，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等于保护集体。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会

像你一样对待你的父母，照顾他们，你就放心吧。”

少蕊甜甜的微笑着，偶尔情绪有点波动，她背过脸很快就调整过来，又把笑脸呈现给大家：“在这儿非常安全，你们不要太牵挂。”

此时，少蕊的父母就坐在距电视机不足2米的最前排，眼睛有点发红。

接着，司仪宣布新娘的父母说几句话。“少蕊呀，你在那边还好吧……”患有乳腺癌晚期的母亲史素芬，一句话没说完，眼泪就涌出了眼眶。

“少蕊，你在抗非第一线，从事光荣和神圣的任务，用实际行动捍卫一个白衣战士的尊严，说实话，我们放心不下。在那边好好工作，注意身体，不要惦记家里，我和你妈都挺好的，你一定要给咱妈争气呀，我们盼着你，盼着所有的白衣战士都安全回家。”父亲史树弟对着屏幕中的女儿说出这番话后，使劲眨了眨眼，没让眼泪流出来。

一直微笑着的少蕊再也不能抑制不住自己，呜咽地说：“妈，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别忘了吃药。”转了一下头，她又笑了：“妈，我们这儿的条件可好了，防护措施也特别严密，非常安全，别惦记我。”少蕊的父母和乡亲们的眼睛都湿润了。

至此，持续2个小时左右的婚礼结束了，没有太多的欢笑，只有说不出的辛酸和苦涩，他们不能共度蜜月，但史少蕊和曹磊还是甜蜜的，他们的婚纱照，他们的微笑，他们的幸福把这种幸福和甜蜜传播给了医院内外很多人。

婚礼结束，新娘进入病房

婚礼结束半个小时后，少蕊立即走上了工作岗位。为了支持少蕊安心地去举行婚礼，她的战友提前一天就走了病房，至今还奋战在抗“非典”的一线，她要来接战友的班。

进入病房史少蕊立即被隔离起来，全副武装：三层防护服，厚厚的口罩和防护帽，还要戴上护镜，在病毒伸手可及，危险四伏的环境里一干就是6个小时。

5月21日上午，记者连线北京小汤山医院，史少蕊所在医疗队李亚东最后深情地说：“少蕊、曹磊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特殊的环境中，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举行婚礼，更有它特殊的意义。同时，少蕊的这种小家顾大家精神也显示了当代军人的素质。”

记者连线史少蕊时，刚刚从病区下班的她说：“虽然累，但能亲临抗非一线救护病人，却很值得。”

是，在“非典”这个凶恶的病魔肆虐于我们的神经和生命的时候，史少蕊放弃了一生最重要的幸福时刻，病房当洞房，医院里度蜜月，与众多的白衣天使工作在抗非前线，为人民的安危筑一道牢不可破的生命防护墙，她的确值得。

史少蕊，你是新时期最可爱的人，你和曹磊的网络婚礼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

心 里 却 有 那 么 一 丝 丝 的 惆 怅 。 毕 竟 ， 自 己 的 婚 礼 已 准 备 得 差 不 多 了 ， 特 别 是 双 方 的 家 人 ， 为 操 办 自 己 的 婚 事 付 出 了 很 多 时 间 ， 前 离 结 婚 的 大 喜 之 日 只 有 5 天 时 间 ， 如 果 这 时 候 她 出 去 执 行 任 务 ， 而 且 是 一 项 不 知 何 时 结 束 、 危 险 性 很 强 的 任 务 ， 家 人 特 别 是 曹 磊 知 道 后 心 情 会 如 何 呢 ？ 然 而 ， 任 务 紧 急 ， 史 少 蕊 只 好 先 斩 后 奏 。

虽然史少蕊没有告诉家人和曹磊，然而，当天下午曹磊就知道了史少蕊报名准备前去北京小汤山医院抗非前线。晚上，曹磊找到史少蕊，问她为何不和自己商量一下。少蕊说她准备出发前告诉他，免得他及家人为她担心。其实，曹磊是很支持少蕊的决定的。曹磊是个明白人，非典当前，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共抗。曹磊知道少蕊多虑了，就对少蕊说：“军人就该听从召唤，从谈恋爱起，我就作好了心理准备，去吧，婚期可以推

迟，非典不容延。在曹磊眼中，少蕊不仅仅只是他未来的好妻子，更是一名出色的军人。采访时，曹磊激动地对记者说：“我知道，少蕊是一名很出色的军人。她参加过1999年建国50周年大阅兵，2002年又获得‘全省护理操作能手称号’，这次经中央军委主席批准，全军各大单位紧急抽调1200名医护人员组成白衣大军，支援北京市非典型肺炎收治定点医院，她荣幸地成为其中一员，作为军人的她义不容辞，作为军人家属，我大力支持！”

带着曹磊及战友的支持和祝愿，4月27日中午12时，史少蕊与20多位战友，在队长李亚东的带领下，坐上了赴北京小汤山医院的专车。

车开之前，恋人曹磊再也不顾及众人的眼光，一直俯在少蕊的窗口紧握着少蕊的手，绵绵的情话诉不尽，依依惜别的情愫在两人的目光里流淌。

当队长李亚东吩咐出发时，送行的人群都自动地让出一条路，有

话。曹磊为了不让年迈的岳母担心，也就按少蕊临行时的嘱咐，告诉史妈妈，少蕊去上班了。史妈妈又把电话打到了少蕊所在的医院。少蕊的同事也撒谎说，少蕊去开会了。

10分钟后，少蕊从战友那里知道母亲打电话的事，懂事的她担心母亲的身体就说：“妈妈，我没事的，我正去医院开会呢。”

听到女儿的声音，史妈妈这才算是放心了。

电视婚礼，网络婚礼梦如愿

4月29日下午，思虑再三的曹

妈妈同意了。原来，史少蕊出发前，单位和战友并不知道她要“5·1”举行婚礼，至来到小汤山医院生活区休整准备进入病区时，一同的战友才从她无意的一句话中得知了她推迟婚礼的事。消息立即经战友传播了出去。一时间，史少蕊为抗击非典推迟婚礼的消息在北京军区后勤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为佳话。三方领导被史少蕊无私无畏的精神感动。“越是这样的同志，越是要圆梦。”

能看到远在北京举行婚礼的女儿时，激动得两眼泪花花地说：“我活了50多岁，从没听过，也没见过这样的结婚，没想到这样的事竟发生在我们家里。”

5月2日是个晴朗的天气，北京小汤山医院、石家庄、唐山滦南县的三地互动婚礼图像不断在电视上出现。

婚礼场面十分热闹。当司仪宣布拜堂时，一对新人面对大屏幕深深地鞠三躬，同时，新娘新郎也改口喊对方的父母：“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史少蕊和曹磊通过网络，身各异地度过了人生最神圣的时刻。接下来，双方开始互赠礼物。新郎曹磊拿出一枚精致的钻戒，近在手边，却远在天涯，此时他不能亲自把钻戒戴在新娘的手上，只能看着新娘说：“你完成任务凯旋归来的时候，我一定把它戴在你手上。”

“很抱歉，匆忙中我忘拿礼物了，我就把一句话作为结婚的礼物送给你吧！”轮到新娘送礼物时，史少蕊动情地说：“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的，做你一生不变的新娘。”曹磊听到爱妻真挚的话语，眼圈都红了。

由于婚礼举办在抗非一线，新娘没有穿上婚纱，一身军装的少蕊指着自己对曹磊说：“你看我变样了吗？”“变了，变了，头发变短了。”新郎曹磊连忙说，他知道少蕊留了很长时间的长发，为结婚已经设计了发型，可为了支持“抗非”工作，减少病毒感染，她狠心剪去了长发。

“好看吗？”少蕊俏皮的问。“好看！好一位英姿飒爽的新娘！跟你参加国庆五十周年大阅兵时一样。”

“我们这里还有剃板寸的呢。”此刻的少蕊显得很幸福，很兴奋。

这时，司仪问曹磊：“新郎官，你想少蕊了吗？”“想了，尤其这两天特别想。”曹磊由衷地说。

司仪转头问少蕊：“你昨天梦见曹磊了吗？”少蕊笑着说：“好象没梦见他，昨天前天都在小汤山医院生活区干活了。”

“累吗？”曹磊关切地问。“挺累的。”

“你今晚有班吗？”

“有，昨天小汤山医院正式接收病人，我的战友都已经进入病房了。领导为了能让我参加今天的婚礼，特意批准我婚礼结束后进入病房。”

曹磊的声音有点哽咽了。今晚该是他们的洞房花烛夜，可他的新娘今晚还要进病房。千万种情思只化作一句话：“那要小心点，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等于保护集体。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会

像你一样对待你的父母，照顾他们，你就放心吧。”

少蕊甜甜的微笑着，偶尔情绪有点波动，她背过脸很快就调整过来，又把笑脸呈现给大家：“在这儿非常安全，你们不要太牵挂。”

此时，少蕊的父母就坐在距电视机不足2米的最前排，眼睛有点发红。

接着，司仪宣布新娘的父母说几句话。“少蕊呀，你在那边还好吧……”患有乳腺癌晚期的母亲史素芬，一句话没说完，眼泪就涌出了眼眶。

“少蕊，你在抗非第一线，从事光荣和神圣的任务，用实际行动捍卫一个白衣战士的尊严，说实话，我们放心不下。在那边好好工作，注意身体，不要惦记家里，我和你妈都挺好的，你一定要给咱妈争气呀，我们盼着你，盼着所有的白衣战士都安全回家。”父亲史树弟对着屏幕中的女儿说出这番话后，使劲眨了眨眼，没让眼泪流出来。

一直微笑着的少蕊再也不能抑制不住自己，呜咽地说：“妈，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别忘了吃药。”转了一下头，她又笑了：“妈，我们这儿的条件可好了，防护措施也特别严密，非常安全，别惦记我。”少蕊的父母和乡亲们的眼睛都湿润了。

至此，持续2个小时左右的婚礼结束了，没有太多的欢笑，只有说不出的辛酸和苦涩，他们不能共度蜜月，但史少蕊和曹磊还是甜蜜的，他们的婚纱照，他们的微笑，他们的幸福把这种幸福和甜蜜传播给了医院内外很多人。

婚礼结束，新娘进入病房

婚礼结束半个小时后，少蕊立即走上了工作岗位。为了支持少蕊安心地去举行婚礼，她的战友提前一天就走了病房，至今还奋战在抗“非典”的一线，她要来接战友的班。

进入病房史少蕊立即被隔离起来，全副武装：三层防护服，厚厚的口罩和防护帽，还要戴上护镜，在病毒伸手可及，危险四伏的环境里一干就是6个小时。

5月21日上午，记者连线北京小汤山医院，史少蕊所在医疗队李亚东最后深情地说：“少蕊、曹磊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特殊的环境中，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举行婚礼，更有它特殊的意义。同时，少蕊的这种小家顾大家精神也显示了当代军人的素质。”

记者连线史少蕊时，刚刚从病区下班的她说：“虽然累，但能亲临抗非一线救护病人，却很值得。”

是，在“非典”这个凶恶的病魔肆虐于我们的神经和生命的时候，史少蕊放弃了一生最重要的幸福时刻，病房当洞房，医院里度蜜月，与众多的白衣天使工作在抗非前线，为人民的安危筑一道牢不可破的生命防护墙，她的确值得。

史少蕊，你是新时期最可爱的人，你和曹磊的网络婚礼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或网摘。)

贪官省长的感叹

百家言 文/王若谷

李嘉廷式的腐败之路是很有典型性的。类似的“美富”心理和“比富”情结，乃是相当一批贪官盘踞心头挥之不去的念头。譬如，就以过去认为乃“清水衙门”的教育界来说吧，最近不是也揪出了一批贪官、腐败分子？据新华社报道，教育界人士怒斥教育腐败，读之令人惊心，“学钱交易”的污泥浊水竟也涌进了校园。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者，平常不见他们学习，几年之后摇身一变，名片上便多了“硕士”、“博士”头衔。花钱买高学位，这在当前已是时有所闻。大贪官胡长清的北大硕士头衔，不就是买来的么！而现在的招生制度使“学钱交易”大有空子可钻，因为命题基本上由学校出，掌握了命题权，一些招生院校便大肆为买文凭者行方便。南京林业大学教授赵奇曾讲：去年，一位同事的孩子中考时距当地重点中学录取线仅差1分，最后花了4万元才获得这个入学名额。

“要上学吗？拿钱来！”把教育扭曲成一种赤裸裸的商业活动，更大的腐败集中在高校。一些地方高校扩招后，教育质量滑坡无人关注，教师岗位津贴却大幅上升。一些高校教师工资、津贴等收入即高达六七万元，已被列入高收入阶层。单靠国家拨款，教师这些“清水衙门”中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跻身富人行列。因“美富”而“比富”，又因“比富”而“欲富”，怎么办？于是便“吃学生”！这就是当下的教育腐败。而导致这种教育腐败的因素之一，窃以为就是李嘉廷式的“美富”心在作祟。不是吗？

教育扭曲成一种赤裸裸的商业活动，更大的腐败集中在高校。一些地方高校扩招后，教育质量滑坡无人关注，教师岗位津贴却大幅上升。一些高校教师工资、津贴等收入即高达六七万元，已被列入高收入阶层。单靠国家拨款，教师这些“清水衙门”中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跻身富人行列。因“美富”而“比富”，又因“比富”而“欲富”，怎么办？于是便“吃学生”！这就是当下的教育腐败。而导致这种教育腐败的因素之一，窃以为就是李嘉廷式的“美富”心在作祟。不是吗？

李嘉廷式的腐败之路是很有典型性的。类似的“美富”心理和“比富”情结，乃是相当一批贪官盘踞心头挥之不去的念头。譬如，就以过去认为乃“清水衙门”的教育界来说吧，最近不是也揪出了一批贪官、腐败分子？据新华社报道，教育界人士怒斥教育腐败，读之令人惊心，“学钱交易”的污泥浊水竟也涌进了校园。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者，平常不见他们学习，几年之后摇身一变，名片上便多了“硕士”、“博士”头衔。花钱买高学位，这在当前已是时有所闻。大贪官胡长清的北大硕士头衔，不就是买来的么！而现在的招生制度使“学钱交易”大有空子可钻，因为命题基本上由学校出，掌握了命题权，一些招生院校便大肆为买文凭者行方便。南京林业大学教授赵奇曾讲：去年，一位同事的孩子中考时距当地重点中学录取线仅差1分，最后花了4万元才获得这个入学名额。

忠实地记录下来，写进了报道中。另外，只有一句似与工作有些关联。三句之间，只有“美富”的感叹和啧啧赞美：“佩服！佩服！”

“省长赶上上村村长家啊！”窃以为，这两句“美富”的话，很真切地透露了李嘉廷当时的心灵秘密，折射出了这位贪官省长的腐败心路历程。因为“美富”，更感叹“省长赶上上村村长家”——而改变这一切，迅速“赶上”并超过富村村长家，于是便利用手中权力大搞贪污受贿，捞钱捞色，自然很轻松容易便富起来。省长到底是谁，岂是小小村官可比呢？但也正因为加紧实现发财愿望而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最终东窗事发，由“美富”而“暴富”，又由“暴富”而“暴露”，终致成为“公仆”败类、贪官典型。